

的优点、亮点、热点，以期对海南产生启示、震动和推动作用。

圈定共鸣区，我们把重庆定为本次异地采访的第一站，选择并展示重庆次，「重庆人游重庆」占主流。同一时期，「海南人游海南」也渐成风尚。上有着「一样的共鸣。今年「五一」小长假，重庆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936.7 万人次，山水闻名，海南，海天一色。两地自然景观特色迥然，却在旅游开发



龚滩镇利用民俗、民居与美景等资源，成功开发旅游业。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好山好水好味道，物美价廉交通便，“重庆人游重庆”成时尚

巴山渝水，重庆人爱上本土味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重庆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936.7 万人次，旅游收入和旅游接待人次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一。其中，“重庆人游重庆”成为重庆旅游发展的一大特色。巴山渝水，风光旖旎，美食独特，交通便利，重庆人很爱在自家周围“耍”。

发展旅游，毫无疑问，重庆有足够的底气——世界遗产大足石刻和喀斯特地貌，集山、水、泉、瀑、峡、洞等自然景观为一体，重庆不乏大气瑰丽、鬼斧神工的自然美景。

然而，重庆发展旅游绝不是简单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重庆对旅游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挖掘、包装和宣传，更耐人寻味。

保护 让文化传承千年

在素有“小重庆”美称的千年古镇磁器口，丰富的文化大餐让人倾心：白墙黛瓦的老街上，古朴典雅的建筑吸引游客纷至沓来；风韵犹存的小巷里，各具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连成一道精彩纷呈的景观；还有民间传说建文帝避难的深水井和带有民俗宗教文化色彩的宝轮寺、文昌宫、水观音，处处印刻着历史年轮的痕迹……

磁器口古镇管委会市场与产业营销处处长王雪莲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富有鲜明特色和地域风情的文化元素，千年磁器口才有了魅力。据不完全统计，磁器口日均接待人流量 5 万人次，高峰时一天可达 8 万—9 万人次。

然而，磁器口并非千年来始终如此繁华

美丽，和国内许多历史人文景点一样，这里也曾落魄。王雪莲说，由于历史变迁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这里的青壮年大量外出，留下的多是老弱病残人士，古镇街道及古建筑的维护曾一度陷入窘境。

直到 1998 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开始“抢救”人文古迹，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先后投入 1300 多万元，在磁器口保留并修缮了大量住民居和临街商铺，完善道路及旅游配套设施，并在此基础上精心打造了历史文化长廊、磁器口名人墙、宝善宫茶文化馆、深水井石博馆、龙吟艺术会馆等，成功汇聚巴渝文化、宗教文化、红岩文化、沙磁文化、民俗文化等于一体。

57 岁的李春泉是土生土长的磁器口人，2000 年在磁器口开了一家“三人行绘画店”，十多年来，磁器口就是为他提供创作源泉的富矿。“喜欢它那种经历了时光的沉淀，依然记录昔日繁华的独特风景。”李春泉说。

开发 坚持让百姓受益

在重庆，像磁器口一样富有文化内涵且别有风险韵的旅游景点还有很多。在开发过程中，政府更多扮演的是奉献、引导和管理的角色：所有道路及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均由政府无偿投入建设，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住民的正常生活状态，房屋产权、经营权等归百姓所有，但房屋修缮、商家入驻等，需报当地政府审批，部分商铺享有免税优惠。

“通过审批等权限设置门槛，有利于带

动旅游休闲业态科学布局、向好发展，让当地老百姓真正受益。”王雪莲说，为确保古镇旅游发展的文化品质，磁器口 2013 年引入 17 个老字号品牌，使这里不仅只有老“三宝”（毛血旺、干张皮、椒盐花生），还有了麻花、蜀绣、剪纸、书画以及创意产业项目等，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赢。

重庆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重庆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936.7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3.58 亿元。

重庆旅游开发的最大受益者是重庆人自己。在区县市民纷纷进城旅游的同时，主城区市民也纷纷选择自驾或自助游的方式，前往各乡村旅游点休闲，“重庆人游重庆”占主流。

在当地十分有名的乡村旅游点——双河乡木根村，记者了解到，这个用于集中安置高山移民的扶贫对象村庄现有 400 多户村民，在政府的引导、帮扶下，将近 300 户农民做起了旅游生意。村民们还自发成立了乡村旅游协会，并统一制定门牌、星级榜单等旅游标识，规范而又各具特色的民居住宿接待点，每逢节假日都几乎爆满，加上当地高山蔬菜产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相当可观。“仅去年一年，木根村民在镇上银行的存款就增加了 2000 多万元。”木根村委会主任缪文告诉记者。

宣传 让美景走出深闺

“重庆山水资源优越，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只要解决了道路交通问题，留住客源不是

难事。”重庆市民李章玉自豪地对记者说。

60 多岁的李章玉是一位资深旅游爱好者，在木根村，她订了一间民宿，一住就是 2 个月。在重庆，像李章玉一样“游重庆的重庆人”还有很多。

据介绍，近年来，重庆高度重视交通对于发展旅游经济的基础性和服务性作用，一方面高度重视旅游景区相邻、相接高速公路的规划和建设，完善通往旅游景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大力做好公路交通标志规范设置，加强对旅游景区的引导、指示功能。

与此同时，重庆各部门加大了旅游宣传推介的力度。以今年“五一”小长假为例，重庆各区县举办了一系列以赏花、采果为主题的旅游节庆活动，如万盛苗族踩山会及环板辽湖自行车越野赛、铜梁县首届玫瑰节、武隆县仙女山风筝季、江津区石门乡村旅游暨晚熟柑橘采果节、大足区南岸区云阳县枇杷节、渝北区统景桑椹采摘节和玉峰山樱桃节等等。节庆活动宣传让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纷纷走出深闺，积攒了大量人气。

重庆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重庆将重点推进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各区域旅游发展有望实现“十合一”，即各区域旅游一规划、导游导览一张图、形象宣传一部片、市场开放一条龙、营销推广一品牌、旅游标识一体系、旅游景区一票制、旅游线路一张网、发展支撑一项目、监管执法一体化。

“酒香也怕巷子深，尤其是以前不为外人所知的乡村旅游景点，需要合适的推介时机。”该负责人说。（本报重庆 5 月 27 日电）

报道统纂：王勇



笼罩在晨雾中的重庆古镇美景。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重庆 16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大多数仍然保留着它们的本来面貌。这曾经只是历史进程的偶然，而今天已经成为重庆的有意之举。用重庆人的话来说，古镇魅力，在于“活态文化”：原建筑、原居民、原业态。

“是唐街，是宋城，是爷爷奶奶的家。”引得国画大师吴冠中高度赞誉的龚滩古镇，哪怕只是异地重建之作，仍不失其文化的原汁原味：街是檐灯串串的老街，青石砌成，细工铺就；房是凿岩为基、垒石为基础的木质吊脚楼，悬梁挑檐，乌瓦白墙。傍晚，沿着江边爬上来的雾露，将坐落在乌江东岸的小镇渲染得如同一幅山水画。

文化的鲜活“活”在细节之中。不仅在龚滩，在重庆的许多旅游目的地都可以看到深入细节的用心：高速路沿线，风格统一的马头墙与青砖房、白墙与乌瓦都让民居成为路边的一道风景；武隆县芙蓉洞中，垃圾桶皆被打造成岩石形状，与溶洞景观融为一体；龚滩古镇里，排水管道穿上了鹅卵石的外套……

这细节，不仅是眼睛可见的古迹石木，更存在于只有用心灵才能感受到的文化氛围：龚滩镇上居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从祖辈的纤夫，到父辈的背夫，再到子辈的客栈老板，一辈辈传承了古镇的热情与平和。入夜，更夫悠长的调子，似乎把人带入山高水远的梦乡，遇见曾经码头的繁华、闹滩的纤夫与船工……这才是千年古镇的唐宋风情，是爷爷奶奶那个时代留给我们依稀的乡愁。

尽管这里的物价低得完全不像旅游目的地，尽管没有大量外来资本来迅速增加税收，但来到这里的游客实际上根本没有在意消费的多寡，更忘记了看紧自己的钱包，他们在离开之时盘算的，不是被导游“盘剥”去了多少购物回扣，而是何时再回到这里。

何不来洪安古镇眺望边城姑娘翠翠的身影？沈从文先生的一篇《边城》赋予了这个小镇多少美丽的幻想。江边毗邻相接的饭馆都叫翠翠鱼馆，仿佛桥头溪边随时会走出一位脸庞黝黑、眼睛明亮的小姑娘翠翠。

江面上纤乃韵透，飘向那水云深处。夕阳下的边城渡口如同一幅色彩浓郁的油画，立在船头的渔鹰、渡口鬓角斑白的船夫、穿着高跟鞋摇摆的少女，每一张面孔都如此鲜活生动。

重庆，就是以这样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巴渝文化悄悄地种在了每一位游客的心田。

（本报重庆 5 月 27 日电）

■ 本报记者 彭青林

旅途中，人往往就是值得回忆的风景。我们与龚滩更夫陈哥子（“哥子”为重庆方言，即陈哥）的相遇便是如此。

夜已深，凉风习习，乌江上的雾气沿着峡谷两岸往上涌，清冷的月色让山的轮廓变得清晰，整个龚滩古镇古朴而宁静。“梆、梆梆……”竹节敲击的声音穿透了夜幕，我们不由得加快脚步，循声找去，拐过“转角店”，声音与景象终于合二为一：哦，原来这里还有更夫。

“乡亲们哟，一更敲过是二更喽；各家各户，门板该落了哈，大家还是要小心火烛啊哈……”重庆方言的调子，浑厚而悠远，在峡谷里回响。

“白帝更声尽，阳台曙色分；高峰寒上日，叠岭宿霾云。”杜甫诗中说的是三峡，乌江峡谷里也是如此。千百年来，这样的更声夜复一夜地在龚滩古镇里响起，任时光流淌它却独自倔强。

打更的陈哥子今年 58 岁，个子不高，穿着一件老式小褂，看到我们跟上来，露出憨厚的笑容。

“我是（古镇）管委会专门请来打更的。”陈哥子没有掩饰自己的工作，就像龚滩古镇对自己因建水电站淹没而异地重建没有任何掩饰一样。但这反而更显出他们的直爽与真诚。

镇街上历经百年踩踏而磨光的青石板、

凭江而立的土家族吊脚楼上那些破旧但美丽的窗花……一石一板都是古镇的原件，尽管迁至异地仍不减韵味。在拥有精确计时的今天，当然也无需更夫报时，但千年的更声与青石和窗板一样，延续着古镇的历史，诉说着古镇的故事。

“在这条江上，我啥子活路（重庆方言，即工作）都做过了，古镇的变化看多喽……”陈哥子是龚滩本地人，做过船工、纤夫、背夫（龚滩人以前最主要的 3 种职业），也做过小生意，搞过旅游。江雾浸白了他的发际，也留下了满满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与陈哥子的相遇，就像是上天有意的安排，让这样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等候在此，给远道而来的我们讲述龚滩传奇。

“‘龙潭货、龚滩钱’，就是说要找钱（重庆方言，即赚钱）就来龚滩扛盐巴。”陈哥子说，龚滩古镇前临险滩，在水运时代是川边盐货的运输枢纽，大部分人都从事与此有关的工作。当地山险地少，周边农民如果生计无着，多来龚滩做纤夫、背夫的工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背一袋盐货从山上到码头可赚 0.14 元，一个壮劳力一天最多可背 30 袋，那就是三四元，一个月下来赚的比乡镇干部的工资还高。“只要肯下力气，就能赚到钱。”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背夫，踩出了古镇曲折难行的石板路，也奠定了龚滩繁华的基石。

“呦喂呦喂呦喂……嘿咻、嘿咻，往前梭

哟……梭哟……，嘿咻吃嘿咻……”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的纤夫号子涌出了陈哥子的喉咙。那时，这里襟黔带湘，水连三省。“镇上有轮船公司，码头上的船密匝匝地望不到头，人多得很，码头的是好热闹（重庆方言，即热闹繁华）……”

这里，还有许许多多山高水长的爱情。“送妹送到豌豆林，手摸豌豆诉苦情，要学豌豆成双对，莫学茄子落单身；送哥送到海椒（即辣椒）林，手摸海椒诉苦情，要学海椒红到老，莫学花椒黑了心……”悠悠的情歌，依然荡漾在陈哥子的心里。

说不完的故事，唱不尽的歌曲，在龚滩的月夜下展开一幅看不到头的社会历史画卷。

陈哥子说，他年纪大了，声带老了，还要留些嗓子打到三更天。他的两个孩子，一个上中学，一个才 5 岁，还要靠他养，这份工作对他很重要。“你们下次来有时间，我专门唱来听，一天都唱不完。”他历经古镇的繁华起落，始终是一个普通平凡的劳动者和见证者，“我一辈子就是爱穷开心”。

看着他暗淡下去的背影，听着再次响起的更声，我们似乎明白了为什么短短两天时间，就会爱上这里、留恋这里。其实，龚滩甚至都不是一座真正原址的古镇。但这里远离了千篇一律的商业开发，这里的人像陈哥子一般保留了古镇的精神与内涵，给予每位到访者宁静、充实的精神体验。

（本报重庆 5 月 27 日电）



和平/画